

名家随笔

月亮中的武后

蒋殊

“从来，就没有一个女人上过泰山封禅啊！”
 “我去了，就有一个女人上泰山封禅了！”
 “此举，有何意味？”
 “日——月——同——辉！”
 此刻，天上并无月亮，可眼前一轮明月却发散着幽蓝色的光芒，从泰山脚下向着山顶缓缓升起。
 极其心动，为眼前的画面，为一个女人在雄壮面前的霸气。
 正值初秋，夜微凉。天南地北来到泰山的人们，大多要选择看一场《封禅大典》。

依山而建的一个舞台，在漆黑的夜晚华丽无比。冷风频繁吹过，却吹不散眼前的流光溢彩。单单这个创意，就足以让《中华泰山·封禅大典》这出实景剧在观者心中刻下烙印了，再加上秦、汉、唐、宋、清五朝皇帝登山封禅的历史在高科技声光电助力下逼真再现，让人不禁对华夏民族敬畏天地与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产生共鸣。

五朝历史各具特色，五朝帝王各具风采。可撞进我心里的，只有月亮中的武则天。

那个晚上，不仅是我第一次感受夜晚之美，也是首次感受月亮之魅。然而，震撼我的那轮皎洁的月亮并不在天上，我甚至没有抬头看看漆黑的夜空中有没有一轮月亮。过程中不敢眨眼，盯着那轮蓝月亮一路向上，追逐那轮金灿灿的代表皇权与男权的太阳，直至并肩，直至超越，直至气势如虹地独自登顶。

那是泰山之巅啊！
 那是一轮月亮啊！
 那是一个女人啊！

多少年里，也从未想过“日月同辉”这个词的内涵。泰山那个凉风习习的夜晚，我呆呆地看着这个惊艳的画面，看着眼前日月交汇，叠加，莫名的感动流遍周身。

回到公元666年的那一天，泰山光芒四射，日月同辉。

那个女人大胆，响亮地提出要与皇上一同登顶泰山，参与封禅。

那个女人智慧，不仅亲自推动了那次封禅，且如愿登上泰山之巅主持了封禅仪式。

那一年，武后44岁。44岁的武后将“男女平等”四个字张贴泰山，昭告天下。

武后在理啊，泰山不仅代表乾象父性，也代表坤象母性。封禅大事，岂不应该是乾坤合一，阴阳交汇吗？皇帝祭天，皇后祭地，不是极其合理的事吗？

当然，登顶泰山，参加封禅大典，于武后而言，只是轻轻迈出一小步。换句话说，她的雄心壮志才刚刚启幕。

武则天智慧，有手段。但是否如愿，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再智慧的人，也左右不了天。封禅如此要事，大多数时候要靠“上天”恩准，严格的标准线，低一毫米都不行，否则历史上也不可能只有六位帝王在泰山完成封禅。

武后执意以女流之身破天荒，不仅没有惹怒上天，倒似乎是“天注定”。泰山也显然是接纳了这位不同凡响的女子，一路护佑她在24年后如愿称帝。

那一年，她已经67岁。67岁高龄的武后，成为武帝。

成为武帝的她依然幸运，在74岁时再次赶上四海宁静、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这一次，她不需要请示任何人，傲娇地以“天子”身份封禅中岳嵩山，向上天汇报天下大事。

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未曾想过，有一天会用文字触碰武后。或者说，之前从未喜欢过这个同为山西老乡的女帝王。她成功吗？当然！她是个好皇帝吗？也确实，执政期间社会稳定，读书风气盛行，广开言路，修书编纂；女进士，诰命夫人，恢复宫女自由……她更为天下女子争得不敢想象的待遇与地位。

当然，她未必是一个好女人。至少，她不是一位好母亲。功与过，美与丑，都是她。

不管泰山怎么想，她的出场都让夜空中那轮月亮盖过晨起日出的光芒。

16

距离之美

黄丹

多次被朋友盛情邀请去体验一场非比寻常的音乐会，他拍胸脯保证这绝非凡品，与音乐厅里的常规有着天壤之别。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好奇的涟漪：这场音乐盛宴，究竟藏着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秘密呢？

到达现场后，一切都与往常截然不同。这场音乐会居然坐落在城市的山林之间，演奏者们站在湖心的亭子里，宛如一群优雅的丹顶鹤，在水面上轻盈起舞。观众们则在岸边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享受方式：有的人坐在亭台楼阁中，与微风轻轻交汇；有的人躺在柔软的草坪上，与皎洁的月光默默互望，大家都在肆意地放松身心。随着晚风的流动，管弦乐器的声音穿越湖面，袅袅传来，如同山涧间的空谷回音，那乐声在若隐若现中，反而异常有力地穿透了心房。

让人不禁联想到《红楼梦》中那令人神往的月下听笛场景。中秋晚宴，贾母带着众人赏月听笛，说道：“音乐不在多，只用吹笛的远远吹起来就够了。”只见远处的桂花树下，吹笛人在一片花雨纷落中，奏起带着淡淡桂花香味的笛声，呜呜咽咽、悠悠扬扬和风传来。若有似无的笛声，平添了寂寥之感，让人恍然若梦。

不止乐声，花香也讲究距离之美。四君子之一的空谷幽兰，幽香的气息，清远而悠长，若有还无，飘飘袅袅。每当贪婪地想多拥有些花香，凑近一嗅，反而吓得它们一溜烟地四处逃散，闻不到一丝幽香了。

美学家朱光潜也曾感慨河岸风景的距离美，晚间散步，走东岸时觉得西岸的景物比东岸美，走西岸时则相反，觉得东岸的景物比西岸美。对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这边的美，但是它们又不如河里的倒影，犹如山间灵动跳脱的精灵，因为距离产生了难以捕捉的美。

古人云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当我们身处其中，往往难以看清事物的真实面貌。只有当我们站在远处眺望，才能欣赏到大山层峦叠嶂的美丽。这种远眺的距离，不仅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，也使得山之美得以充分彰显。

正如这场山林间的音乐会，若不是站在岸边，与湖心亭子保持一段距离，我们或许无法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那管弦之声穿越水面，如山涧空谷回音般的悠扬与深远。正是这段距离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，领略其独特的韵味与魅力。

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正是如此。当我们过于靠近，往往会被细节所困扰，无法看到整体的美。而当我们适当拉开距离，换一个角度去观察，就会发现原本隐藏在细节之中的美好。因此，在欣赏事物时，我们不妨尝试换个位置、换个角度，或许就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。

距离之美，美在无法触及，美在若即若离；有些美好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懂得保持欣赏的距离。



有草名含羞

徐楠

记得童年时一个春天的傍晚，父亲拿了一盆植物回家，只见那植物如一棵草一般，那么的纤弱和不起眼，瘦细的枝上有几片小羽毛般的叶子，像小扇子一样，怯生生地伸展着。父亲看我爱搭不理的样子，便用手轻轻触碰了一片叶子，它的小叶片立刻合拢，紧接着茎叶就会垂下来，感觉很怕羞的样子，就像腼腆的少女不敢抬起头一样。我顿时来了兴趣，过了一会儿，那叶片又恢复了原状。父亲告诉我这植物的名字就叫含羞草。

那株小小的含羞草随遇而安，移居院子后并没有水土不服，长势也不错。一个多月后，它欣欣然地长出了两枝新叶。我常常在闲暇时间逗弄它。我用手轻轻触碰它的叶片，它的叶柄开始弯曲，叶片缓缓关闭，害羞似地垂下了头。如果用力大些，它面对突袭，合拢的速度也会加快。多次尝试后，它也慢慢适应了，防守速度减弱了，闭合起来也是慢条斯理。如果我们继续逗弄，接连不断地刺激它的叶子，它就产生“厌烦”之感，懒得理你了，不再发生任何反应。而过了一段时间，再次去触碰它，它依旧重复着前面的动作，它那弱不禁风的害羞样子常令人心生怜悯。

后来，我仔细观察发现，含羞草叶片的舒

展与闭合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白天舒展叶片，阳光越猛它张得越开；天色渐晚，它就缓缓收拢叶片；阴天雨天更是闭合起来，不愿张开。如此看来，含羞草还真是很有灵性。

那年盛夏的一个早晨，我刚起来，忽然发现含羞草居然也开花了，拇指大的一团圆圆的、绒绒的粉红色花球，若隐若现在叶片中摇曳，低调而不张扬，在露水的滋润下显得恬静清秀、楚楚动人。含羞草是一边开花一边结果，它的果实团团围在一起，外面布满了毛刺。扁平的英果开始是嫩绿的，慢慢变成浅棕色，最后成熟时成了深棕色或黑色。

长大后我看了一些资料，对含羞草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含羞草是豆科，属披散、亚灌木状草本植物。它在1645年就被荷兰人引入了我国台湾，李调元著的《南越笔记》中写道：“叶似豆瓣相向，人以吹之，其叶自合，名知羞草。”后来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也有记载，说它“大声惆怅，实时俯伏”，是“草木中之灵异者也”。很显然，他们说的就是现在的含羞草，也被称为感应草、知羞草。

含羞草也深得文人的喜欢，童心未泯的文坛老顽童汪曾祺喜欢在闲暇之余逗弄含羞草，他在《花园》中写道：“我爱逗弄含羞草。触遍所有叶子，看都合起来了，我自低头看我的书，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开张了，再猝然又来一下。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，有甚么不好呢。”读来让人捧腹，他真是一个有趣又可爱的老头。

人们欣赏含羞草，赋予含羞草的情感美感，主要源于它的含羞表现，能给人一种知廉耻的道德启示。清代诗人张若虚为含羞草而赞：“萱花自昔可忘忧，小草如何却解愁。为语世人休怪诧，风情太甚要含羞。”花草亦有情，明事理，知自尊。梁实秋的《生活不过如此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一株小小的含羞草，尚且不是完全的‘忽忽不知，懒而不觉’，若是人而不如小草，羞！羞！羞！”草木亦知羞，那是一种高尚的品德，能发人自省，能催人奋进。

娇羞的含羞草轻摇着妩媚动人的身姿，从我的记忆深处款款走来。